

胡文忠公遺集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八

長沙鄭敦謹

纂輯

永康胡鳳丹重編刊

湘鄉曾國荃

致多禮堂都護

庚申九月十五日

得示敬悉口糧不畫一一節是林翼之誤查五六七等年步營是北岸王國才一軍章程其時尚不知能戰能守否茲經老兄申明紀律悉心經理去弱畱強戰功最偉應如尊示加增以歸畫一查滌軍希庵一軍均是滌帥章程弟軍有楚軍行坐章程鄂軍行坐章程至唐與鮑各有私立章程又在各營之外應請

老兄斟酌弟必加添也斷不敢膜視亦不忍歧視從
七年改隸老兄變弱爲強而章程至今未能畫一弟
未經預思函告兄亦直至今日始直告弟自知錯誤
決不自飾也一援賊大至弟軍萬人已分布九營入
天堂七營駐石頭嘴其在陳德園者不過三營耳天
堂能否支持尙難逆料當盡力以謀之如弟力不支
尙乞以之純四千人來援應待從容酌商仍請示復
一鮑唐應由兄節制調遣儻兵勇不遵約束不服調
度弟必直行陳奏弟斷不致掣兄之肘其蔣道一軍
本系迪庵希庵舊部撥援太湖在太湖之日卽由老

兄調度惟希庵一軍尙單恐異日仍須撥歸希庵也
何如一此次不妨姑舍太湖之賊而并力援賊援破
則所得必不止太湖一城放城賊入安慶而專打援
賊爲是一老兄前函言勢均權分實爲可慮目下援
賊大至城賊負隅尙乞專意董勸委曲求全弟異日
必以步兵萬人專隸麾下以伸老兄滅賊之志

復李少荃觀察

庚申

月

日

奉書二日傳觀於營務文案之間將以周咨博訪集
眾思以廣益于武侯耳湖北稅契難行江西可行湖
北錢糧向不過每兩收至一兩四五錢而止故不能

大爲刪減漕價實減去大半如收每石十三四千內
有本色若干圍扣勻算作爲七千復從七千中再爲
刪減州縣無所藉口大約每年所減於民戶者百八
九十萬串而章程本內及奏章均只約畧言減百餘
萬串從其少者言之不欲盡情宣露取快於筆墨之
閒也皖南北之地丁除每兩收至一兩四錢或一兩
四錢餘者應請不必再減其每兩收數逾一兩五六
錢者應酌減漕米兵米應以五千二百文一石或五
千文一石爲酌中今擬參酌湖北前法而加以精意
北漕提庫銀一兩三錢外提兌費銀一兩必不可少

少則異日漕務辦不動又另提兌費津貼二錢以作
歲荒補救不足及道府衙門陋規又預備河運海運
規費計算尙餘一千數百文以八百或一千歸官以
二百文歸書差如尙有剩餘歸入兌費津貼亦可一
并歸州縣官亦可兌費及兌費津貼須勻入考成內
核算如不隨交兌費卽將漕米正額收數融算少收
考課乃嚴正漕一兩三錢亦恐異日米價不敷運費
不敷不得不如此預先安排兵米應提一兩五錢耗
羨水腳在外又可另提補荒銀五六錢例定兵米不
可缺少而歲
歉緩蠲其米價須國帑彌補
應否五六錢尊處細酌之其兵米給綠營可支每

石七錢旗營每石加二錢作九錢

皖南有無應解旗營兵米尙待詳查

其例支本色一季者仍每石支七錢所餘均歸於軍

餉此事若行則所補於

國於民者不可限量刻下

大益於民大益於餉將來辦河運海運均可以免費

之餘津貼承辦則改折之事卽奉行不改奏章三分

章程一本增請察鑑採及芻蕘實可挽入百年之頽

波而蘇億萬人之生命滌帥之改調皖南私德於公

甚厚其公忠於

國亦不薄公可展垂天之翼而培

九萬之風旣爲地方官則幕中可請友朋不可以子

姓昆季干預軍旅地方之事卽德亦怨異日且必有

寃不可言者每年以養廉三分之一分惠宗戚不可
隨營也以滌帥之德之功而人猶疑沅公則閣下之
族必不可。在皖南無疑弟病久學荒所草布於左右
者詞意蕪雜不暇另清改繕取其真切耳殊不足觀

復李副郎

來示言軍餉日絀但能儉已求人兩邊著實打疊譬
如固窮之士不壞品行終不至餓煞此論精至儉已
求人四字祈公引申其旨發揮旁通以啟牖鄙人之
愚四月宿松道上滌帥臨別贈言富莫如節用強莫
如裁兵古今名論顛撲不破如何實力奉行之法乞

公示之並乞少荃公議

致李少荃觀察

庚申

聞次公得道潤澤豐美近移皖南官氣發舒更復何如前言錢糧漕米事昨夜不寐又思一策請滌帥出示咨行酌定米一石完錢若干除提出千文或數百文歸州縣辦公及書差飯食外其餘一并提充軍餉在皖南者次公受之在皖北者專以濟元公多公之師以錢交納一并歸公俟軍務大定再酌定易銀解部之法刻下多營中勞民力以轉運而曾李之委弁又豈能信其無弊懷甯桐城太湖潛山英山霍山宿

松望江畝費一並停止其九月初一日以前所收畝費截止另報九月初一日以後畝費卽作爲正項錢漕此事速行民生軍食均大有益求速與滌帥籌定並請簡明擬札擬咨速行九月初一是錢漕初報若不及時辦理則畝費之煩民不堪命而軍國之計毫無所裨少荃次青志意均不在皖北然此事亦皖南之利也幸速籌之

致諸將及各守令

庚申九月

日

隨州鷄鳴山捻匪現據該州稟報已經剿散所有梁守各營應飭毋庸前往六壽均警英霍六安商固均

爲長淮根本空虛無備應令梁守回駐麻城以二營
城守以二營紮兩路口之大小界嶺其梁守統帶分
駐岳口之陳游擊一營暫駐原處候調以鎮沔陽樊
城城濠現經陶營官督勇趕修較委員委紳實可迅
速出力應由道府督催按照工程提用房租加以犒
賞工成之後請顏軍門飭兵丁千人力爲守禦軍門
昔年捍禦粵匪營壘堅定如山不可動搖况烏合捻
匪豈能輕犯其鋒耶應請傳飭營中毋貪小利毋奸
近功守而不戰以逸待勞總可保護市廛杜遏窺伺
其老河口土城壕溝已函囑吉令黃丞喬丞速爲興

修俟樊城工竣或另有警報卽以陶允中移駐者河
口專司守禦則捻匪無可擄掠必能保全再舒副都
統前撥馬隊應不必前往隨州仍駐黃岡之下巴河
整飭操演可壯內地聲援以固北門樊籬也

復孫樹人

庚申九月

得書並圖均悉礪內尙未派人是有險與無險同賊
勢已逼幸妥慎提倡而警戒之一二正紳均有始勤
終懈之意是大可慮也潛山安得不守守於城外何
益山中之兵總以堅壁自固不得妄求戰功爲要槍
礮須若干件可開單到此閒走領不必親勞往返弟

心中懸念各關卡如同鄉下老人夜卧不寐在床叫喚子弟諄諄然囑其關門也兄幸鑒之以時警策常惺惺法是保心保身保家之第一妙義有不聽令則董之以威可耳介唐之勇尙須十餘日乃可到到時仍撥入天堂爲穩

復李少荃觀察

庚申九月十日

奉書言高叟思親自督隊未必能止使不行林翼曾力阻滌帥以滌帥不善騎馬且關係全軍其平時節概如上年夏間尙恥襲取成都則必不肯爲榮陽成臯之獨騎跳去故願以奉戒至左軍師羽扇綸巾自

有道法戰事應從其志試厯三四次本領更强也開
次青尙在且喜且憐之放令歸山不過一年仍以憂
憤賁志以死次青御士有恩取友必信其戰事本不
長其守事本可信

兵負將非將負兵天下之兵不負將者有幾人哉

林翼夏

閒與謀次青募勇之事此次遲疑按兵不救林翼亦
不得辭其責始檄凱章繼改春霆春霆遲行是其慣
技次青此次被圍之時擁強兵坐視者相環也入城
五日草創未定應恕其罪而憐其遇夷吾不死小白
功成吾等將北征可以次公畀我乎乞以此致之滌
帥左張鮑之軍能及此時求戰二三次則徽州尙可

希幸復得再過半月須頓兵年餘乃可得也吾恐此
後皖北皖南均阻遏不前盡爲望城欲哭之人矣勤
王之義拜表卽行因與賊近改爲請 旨吾等惟
應視義所在耳日蹙百里大勢瓦解行者固爲艱鉅
守者獨能活耶

復孫樹人司馬 庚申九月十日

弟前言守礪守卡須有專責有專汛作爲靜局戰兵
援兵須有定力有定勢作爲并力援應之局應如何
辦法有無變通損益尙未奉復祈深思遠慮之設險
之法莫如堅壁不戰用鄉兵之法莫如歛民自守李

牧治趙教民作保卽俗字之所謂堡也自李牧開此
法馴至明季熊袁孫諸名將均以築關設保歛抑自
固世人不用心考究耳大抵潛山山內不失則太湖
蘄州蘄水均可無警此地不肖籌畫二年心力頗瘁
用例外之賞行法外之法亦惟弟乃能執其咎近人
無此揮霍手筆亦不耐此煩瑣也總宜蓄勢山內二
三年之閒不得更變吾法則平時有藜藿不採之威
臨事有高屋建瓴之勢中樞獨運妙利無窮足下可
以此函告之潛士并舒桐邊界之士其洗滌私心一
力奉公毋背我法毋負我心來函已寄存省局可另

備簡要圖說通稟存案庶後之憂邊者有所考鑑焉

致嚴渭春方伯

庚申九月十日

鄂人非甫田之詩也是以開拓爲守禦乃防勦第一
高手凡邊宜有守兵仍須有戰兵守兵不動久亦並
不能守戰兵不戰久亦並不能戰其心散其志弛其
力隳也譬之寫字讀書進德修業非猛進卽乍退游
息只須半時半日則精力乃足若一日二日不做工
夫或經月經年不求精進未有不懈不荒者彼文事
尙然況用力之事耶彼武侯北伐豈不知必爲司馬
所阻其力量亦實不如魏室明矣汝霖連呼渡河彼